

中国短篇小说

不可不读的
20世纪

当代卷

王富仁 方兢 主编
西北大学出版社



不可不读的
世纪
中国短篇小说

——王富仁 方 兢 主编——

当代卷



——西北大学出版社——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可不读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. 当代卷. 3 / 王富仁, 方兢主编.
—西安: 西北大学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-7-5604-1342-6

I. 不… II. ①王…②方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6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6752号

不可不读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(当代卷③)

作 者: 王富仁 方 兢 主编

出版发行: 西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

邮 编: 710069

电 话: 029-8830259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 张: 14.625

字 数: 420千

版 次: 2008年10月修订版 2010年3月第3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04-1342-6

定 价: 当代卷(共五册) 110.00元 本册定价: 22.00元

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套书精选 20 世纪上起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下至邱华栋的《公关人》共 166 位作家的 281 篇短篇小说，编为 10 册，按作品发表时间，以 1949 年 10 月为界，分为现代卷和当代卷各 5 册。

二、所有入选作品按作家的生年排序。

三、由于入选作品的时间跨度大，其间汉字屡经改革，鉴于此，对于 1949 年以前的作品中使用的某些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不尽一致之处，如“的、地、得、底”混用，“哪，那”不分，及日期、标点符号、外语中译名等，一般保持原貌，不予改动，以反映原作的旧有风貌。

四、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极为注目的成就，其中的名篇佳作甚伙，璀璨如星，但由于这套书篇幅有限，致使许多佳作未遑入选，两位主编已分别在现代卷和当代卷的序言中略为指陈；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还热心自荐另外一些作品为其代表作，要求入选，经主编反复比较和慎重考虑，并与我们仔细研究，原则上仍选用了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作品，请这些作者见谅为感。另外，一些作者寄来了他首肯的版本供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参考，谨此致谢。

五、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征询入选作品的创作者或其权益继承人的授权，也取得了绝大多数作家或其权益继承人的授权，但仍有部分作品的授权书在本套书付印时未能寄达我社，我们除了向这些作品的作者或权益继承人表示歉意外，也恳请他们在见到此书面世后能拨冗见告，以便我们能及时寄送样书和稿酬。

2008年10月



目录

刘绍棠	青枝绿叶	/1
	西苑草	/14
张 洁	从森林里来的孩子	/37
	爱，是不能忘记的	/51
白先勇	永远的尹雪艳	/65
祝兴义	抱玉岩	/77
黄春明	两个油漆匠	/95
王文兴	玩具手枪	/121
蒋子龙	机电局长的一天	/141
	乔厂长上任记	/170
刘心武	班主任	/207
古 华	爬满青藤的木屋	/228
冯骥才	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	/250
何士光	乡场上	/260
陈映真	将军族	/269

目录

郑万隆	老棒子酒馆	
	——异乡异闻之三	/282
施叔青	困	/290
王润滋	内当家	/305
甘铁生	聚会	/321
陈建功	迷乱的星空	/331
	辘轳把胡同9号	
	——谈天说地之三	/355
张承志	春天	/379
阿城	棋王	/391
	树桩	/424
孩子王		/429

青枝绿叶

刘绍棠

一九五一年阴历六月，是毒热毒热的天气。

从地里收工回来，互助组长春果的浅花褂子，被湿得裹在身上，一双油黑的小辫子，也热得盘在脑后。副组长宝贵在她身旁，嘴里含着一片谷叶子，慢慢地往回走，说：“你回去劝劝永春嫂，别让她再下地，五个月的重身子，提防累出好歹来；这是你们妇女的福利问题。”春果点着头：“是咧。”又回头嘱咐宝贵，“你多跟永春讨论讨论，今晚那技术学习充充实实的；紧跟着就开展比武夺魁，省着再费一道手续——又开个动员会。”宝贵说：“好吧！我到河边玩一会就麻利回来。”说完，就学着布谷叫，“赶快布谷！”奔河边去了。

李满囤老婆挺着大肚子，靠着篱笆泡烟水，满脑袋汗珠，雨点似的落在桶里，“叮叮当当”地直响。她看清春果，笑着说：“宝贵喊你哩！”春果回头看看，宝贵早不见了，只是紧接着布谷叫，满囤嫂哈哈笑起来：“你听！宝贵一劲朝你喊：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！”春果也笑了，指着她脸说：“你这贫嘴老婆！”



宝贵跟春果都刚十九岁，一根蔓上两个瓜，他俩真是脸对脸长大的。前年春天，一块入了团；起初联络几家帮工搭套，辗转组织起互助组，今年三月间。春果头个成了候补党员，宝贵也填写了申请表。春果到专署参加过互助组长座谈会，宝贵在农场学习了四十天；从那时起，组里政治技术学习才有个制度。

下晚，大月亮下，村西头河高崖上，互助组技术学习完了，比武夺魁挑战正欢热。永春嫂一旁咬着薄嘴片，眨着眼睛不言语；等大家静下来，她说：“你们是家雀抬杠乱嚷嚷，春果！咱俩劈合同。”

听她这一挑战，宝贵直皱眉头，他看着春果，春果脸上一点不挂急；心里上下翻滚的，却是永春。老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，还一股劲地争强，他想提出来，碍着自己是技术员，在组里大小算个头目，不好张嘴；又怕老婆顶撞他，老婆那两片薄嘴，他是服在口上，怕在心里。

永春正在为难，春果说了话：

“永春嫂，前晌不是跟你说啦，不许你再下地，留在家里干些零星活；你怎么不听话？”

永春嫂那薄片嘴抢过来：

“哟！我又不是千金之体，怎那么娇嫩！人家满囤嫂快生养啦，不是照旧下地治蚜虫！”

“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。”春果说，“满囤嫂从地里回来，哪回不是呲牙咧嘴！只是家里没人手，不硬强下地，地里就得乱营。单干户跟互助组，这点就瞧出不一样。”

宝贵说：“就是呗！咱组眼下正镑四遍，大家稍微加点油，就能把你替换下来，你就该安生生地留在家里。身子骨儿是本钱，这工夫你跟它过不去，早晚它也跟你过不去。”

春果跟宝贵这一番话，说得永春嫂闭口无言；她暗里却用手拧永春。永春装出没关系的样子，说：

“她自己愿意，就依了她吧！”

一个俏皮小伙子嚷起来：“永春嫂！你白机灵，我瞧得清清楚楚，永春大腿快让你拧肿啦！永春，亏你五尺男子汉，也真受得下去。”说

得他们夫妻俩，脸涨得红布似的。

大多数组员都说：“留在家里吧！”“人家春果跟宝贵那话正确。”永春嫂还想争辩，春果笑着拦她：“没有你发言权啦！这是大家的决议。”宝贵说：“咱组该立下这个章程。”他瞧了一下那些不发言的年轻媳妇，“省着日后再费口舌。”

夜深人静，大家回家去了。

宝贵夜晚睡在河崖上，仰着脸，瞧着天空，拉长调子，学着布谷叫：“赶快布谷！”春果刚要睡着，听见一声接连一声的“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！”在静静的夜里，声音非常清响。她爬起炕，到河边找着宝贵：“睡吧！别叫啦。”宝贵说：“叫几声怕什么！多好听。”春果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盯着他：“你心里想什么？”宝贵背过脸去，说：“想咱组哩！一个个心气这么旺盛，秋收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。”春果说：“咱俩更要加油，按照区委的指示，往合作社的路上引。”宝贵抢过说：“不止哩！还要朝集体农庄引；到那时节，屋里有电灯，黑夜能演电影，耕种收割有拖拉机，闲在时，坐上农庄的汽车，到北京参观参观。”春果一串铃似的笑个不住声，她推推宝贵：“你想得真是一步登天，这得慢慢来，互助组这个地基砸结实，才能盖上高楼大厦呀！”宝贵笑着说：“有毛主席指引，有大家的努力，还不快当。”春果说：“互助组搞得满堂红，往上升到合作社，再到集体农庄；咱们离北京这么近便，毛主席也许抽空来看看，我想那时咱俩也不过三十上下。”宝贵说：“再过十年，你早嫁出去咧！还能老留在家里作闺女。”

春果脸红红，不言语，一个蝈蝈在邻近叫起来。

宝贵回过头：“不早啦！你回去吧。”春果站起来说：“你也睡吧！别再‘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’地叫，叫得人心里不踏实；不到二十岁，就担心起这些没影的事来，谁还会眼瞧着你打光棍。”说着，就顺着小道跑走了。

过了半天，宝贵想起春果那话，故意长长地叫了一声：“光棍好苦！”可是春果早睡着了。



花开两朵，各折一枝。

永春夫妻散会回家，永春嫂奔村南小道走，永春说：“糊涂啦！这条道绕远。”

“你明白！啰嗦什么，走吧！”

永春听出老婆正在生气，便不再搭腔，低头跟在后面。夜晚，这条道最清静，只有他俩脚步“嚓嚓”的声音。永春嫂瞧着四下没人，于是雹子雨似的，数落永春：“你是座泥胎？在一旁就不帮我说话。”永春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呀！三十岁的人啦，还是小孩性情，就不知道心疼自己。”永春嫂气哼哼地摔袖子：“甭跟我嘻皮笑脸的！”就撇开永春，自己走了。永春在后面笑着说：“嘿！好一个三十岁的娃娃！”

永春躺在炕上，心里暗暗想：“春果跟宝贵他俩，照顾得真周到呀！咱平日干活没拿出十分劲，总觉自己是技术员，多干不上算，真他娘的自私脑袋！都像我这种脑袋，这辈子也走不到社会主义。”他推推永春嫂，永春嫂已经睡着，他说：“喂！你说状元谁头个抢上？”永春嫂迷迷糊糊地回答：“不是宝贵就是春果。”永春说：“好！你等着瞧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永春修理一下锄杠，听宝贵哨子一响，就集合下地了。这块地座落在运河旁边，四十亩满种棒子，眼下已是暑伏时节，花红线一缕缕的绣出来，黑绿黑绿的豆秧里，开着绛紫色的小扁花；从地里冒出闷闷的热气。地头，立着一个高大的木牌，牌上写着黑真真的字，那是这块地的爱国丰产计划。

春果一声令下，一群燕似的，大家扑向地里，起始就像一字长蛇阵，并排着向前；后来，宝贵领在头里，春果赶紧追上，永春透过叶子一看，照着手心吐口唾沫，握紧锄杠，跟了上去。

歇息时，宝贵跟永春平，宝贵让了，状元红旗插在永春地头。在遍地碧绿上面，一片艳红轻轻飘浮。

傍晚收工，永春回到家，坐在葫芦架下吃瓜，永春嫂一边放桌子，一边问：“状元红旗谁拿上啦？”永春装得不起劲，说“你猜呢？”永春



嫂说：“跑不出宝贵。”永春说：“他抢着一回。”

“那两回呢？”

“那两回呀！嘿嘿！”永春绷不住脸，拍着胸脯，“咱的。”

“你？说瞎话。”永春嫂不相信。

永春急啦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什么年月骗过你！”

永春嫂知是真的，也按不住高兴：“你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别乐得驾起云，认不清东南西北，有本事天天保住！”

今天永春嫂特别喜欢，格外给永春炒了五个鸡蛋。

三

天麻麻亮，睡在房檐下的李满囤，早就醒过来。他伸起胳膊，敲着窗棂，吆喝他老婆：“起！”满囤嫂披上褂子，揉着眼睛，嘟念着：“谁像咱家，脸不洗饭不吃，披星戴月就下地，人家春果他们……”满囤说：“你就会说泄气话，这时劳累劳累，看秋天咱那庄稼！春果他们眼下是挺欢热，鸡多不下蛋，不定搞出什么名堂！”满囤嫂还想说两句，满囤说，“走吧！亲娘总是疼亲儿，自己耕种顶牢靠。”说着，就直奔河边那五亩棉花地。

水灵灵的棉花，自从上了蚜虫，就像秋霜打过；枝上叶上，一层层的爬满蚜虫。满囤一看，登时青筋暴起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提起一桶烟梗水，生牛似的奔向一垅。满囤嫂累得站在地头，扶着扁担，大口喘气。

太阳露头，地里冒白气，春果互助组也下地来了。宝贵喊叫着：“满囤哥！你们俩口子真卖命啊！挑灯夜战！”满囤抬起头，笑笑没言语。春果说：“大嫂快坐月子啦！应该多歇歇。”满囤嫂用袄袖擦把汗，刚要说：“从鸡叫……”满囤瞪她一眼，就憋了回去。

互助组歇了歇，满囤地里还不声不响治蚜虫。春果对宝贵说：

“满囤嫂实在够累啦！叫她过来歇歇吧！”宝贵说：“满囤哥怕不高兴。”春果说：“咱俩去。”

他俩刚直起腰，那边突然吵得热窑似的。满囤蹦跳着，骂他老婆：



“懒骨头，我说瞧不见你，原来坐在垅里偷懒！”

满囤嫂坐在地上，嚷叫着：“谁偷懒呀！打鸡叫干到现在，歇会都不让，你是存心把我折磨死。”

满囤还是直劲吆喝：“起来！”满囤嫂说：“我就不起！”满囤说：“不起也得起！”说着动手就扯，满囤嫂也打起千斤坠。

春果跟宝贵赶来了，宝贵把满囤推推搡搡拦在一边。春果说：“满囤哥！你就是老煤油桶——点火就着的脾气。累得慌就歇歇，两口子还能动不动就粗脖子红脸！”

满囤说：“春果大妹子，你看：棉花让蚜虫缠得打蔫，不紧着治就要完蛋；她一死要歇着，歇！秋后你他妈拿筷子支起上膛，坐在房脊上喝西北风！”

春果说：“蛤蟆跳三跳，还要歇一歇。大嫂没几天就要坐月子了，累出好歹，你的急处更大。”

满囤嫂鼻子一酸，眼圈儿一红，朝着春果诉起苦情：

“春果大妹子！人家永春媳妇多福气，刚五个月就不下地，我好苦呀！”眼泪“啪嗒啪嗒”落在衣襟上。

满囤蹲在一边，闷着头，一锅一锅地吸起旱烟。在浸入烟水的棉杈上，蚜虫又露出来了。……

吃晌饭时，满囤嫂端上香喷喷的菜汤，黄灿灿的饼子，摆在满囤面前；满囤叼着烟袋：“吧嗒！吧嗒！”其实烟叶儿已经烧成灰末末了。满囤嫂说：“吃饭吧！”满囤说：“你说，咱的棉花怎么办呀？”满囤嫂说：“大热天，别急出毛病来；过晌我还跟你下地。”

满囤摇摇头：“甭啦！你也该歇几天了。我想跟王富家借把喷壶，使唤这个物件，快当得多。”满囤嫂说：“那个小气鬼，你还去找他！春果他们有三把呢！不是张手就借来。”满囤说：“王富小气也要分跟谁，跟咱不会。”吃过饭，他便去借，半晌光景，空手回来了。

满囤嫂说：“我说他不借，你还偏去碰钉子。”满囤说：“这家伙日子越过越旺，却变得不懂情面，咱家的东西，永远不许借他！”

晚上，满囤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，棉花上的蚜虫，像是钻进他的心窝里。坐起来，想去找宝贵，几次三番又躺下：“春天劝咱参加互助组，

咱一死不肯，说是单挑鞭满顶；人家表面不露，心里可记下哩，眼下出了难题，再去找人家帮忙，咱脸往哪搁呀！”

蚜虫在他心口窝爬呀爬，躺不是，坐不是。屋里满囤嫂说：“把被子盖严实，留心房檐风。”满囤抬头一看，启明星已经有些偏西，村里叫驴“吼吼”地叫，已经是半夜了。

满囤硬着头皮，来到河崖，宝贵睡得正香甜；满囤把他叫醒，宝贵说：“你还没睡！”满囤叹口气说：“火烧眉毛尖，还会安心睡觉！棉花眼看要完蛋啦！你给想个法子。”宝贵说：“俺家存着鱼藤粉，你再找点煤油，咱俩起个五更，赶紧配药。”满囤笑咧开嘴：“好咧！你安心睡，傍晚时分我来喊你。”宝贵说：“你要忙碌不过来，俺组给你拨两工。”满囤笑着说：“你真把我看扁啦！五亩棉花再整治不了，那对不起每天三顿饱啦；兄弟！不是大哥吹牛皮，论力气你还得赶个三年五载的。”满囤那股愁闷，好像雨过天晴，他乐颠颠地到房檐下，脊梁骨贴墙，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四

六月六，看谷秀。

满囤家河边的棉花，好像一丛丛树棵子，四处伸满枝桠，一朵朵淡粉色的花，夜里开得遍地全是。

满囤坐在地边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烟袋不离嘴，眼睛不离棉花。赶着胶皮轱辘车的宝贵，路过这里，在半空打了个响鞭，满囤“机灵”清醒过来。宝贵说：“我看你都着迷啦！棉花长得不错，大傻瓜熟落地，真是人财两旺。”满囤从嘴里拔出烟袋，笑着说：“棉花是比往年强些，心里多少凉快点。你配的药真灵验，立秋那天请你吃饺子。”宝贵说：“等大嫂养个胖娃娃，满月喝喜酒吧！”满囤说：“好咧！你套车上哪？”宝贵抓紧缰绳，把牲口拦住：“眼下挂锄啦，河西修工厂，拌三合土用白沙，我这是出车拉沙子。”满囤咂着嘴：“出一个月车，干落也是笔大钱。那些人呢？”宝贵说：“盖场房哪！秋后组里家具多啦，又摊些公份，得有个妥贴地间存放；再说三九天，组里开个会，学习政治技术，



都要占屋子。三五天就上梁，过后到工厂包上半月的临时工。”

傍晚，漫天黑云下来了，小风清凉清凉的吹着，庄稼叶子唰啦唰啦地响，满囤赶忙往回走，嘴里打着口哨。村里，小孩们蹦跳着，唱：“天下小下，下到今几个明几个，淅沥沥，哗啦啦，扁豆角，架黄瓜……”满囤说：“下吧！六月连阴吃饱饭，一滴雨点一粒粮食。”

大雨瓢泼似的，从傍晚到天黑，还是不止。满囤嫂躺在炕上，肚子疼得哼哼着，对坐在旁边的满囤说：“快啦！请收生员去吧！”满囤推开门，大雨就像开了锅，震耳响，道上伸手不见掌；他往前跑着，差点跟前边的人撞个满怀，一个女人“呀！”了一声，满囤被人揪住。

“谁？”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我是满囤。你是春果吧？”

春果松开了手，忙问：“大嫂要生养吧？我们跑来帮帮忙。”满囤说：“正躺炕上哼哼哩！”刚才“呀！”了一声的女人，“咯咯”笑起来，满囤听出是永春嫂的声音。心里热辣辣的：“弟妹！黑更半夜大雨天，辛苦你啦！”说着，把身上的麻袋披在俩人身上。自己却顶着大雨，去请收生员。

好半天，春果跟永春嫂在外间屋，听见屋里孩子“哇哇”哭出声来。永春嫂笑着说：“满囤哥！恭喜恭喜。”满囤笑了，大嘴咧得瓢似的，连说：“大家同喜……”

这时雨住了，满天星斗，月亮像盏灯，照亮了院子。满囤推门一看，登时眉头皱起来，刚才那张笑脸，抹上一层青灰。春果说：“雨一住，腰花^①存水，清早太阳一晒，就得烂掉啦。”满囤说：“就是呗！种棉花顶怕夜雨脱桃。那七亩高粱站在迎风口，准吹得东倒西歪，地带又洼，垅里雨水没脚腕；又要赶紧得排水，又要忙着收拾，唉……”两手捧着脑袋，坐在锅台上叹气。

满囤嫂在屋里清醒着，有气没力地说：“趁着月亮天，还不麻利下地！唉！都怨你……眼瞧着庄稼受害救不了。……”

满囤从屋角拿起铁锨要走，春果拦住说：“你伺候大嫂吧！”满囤站

① 棉枝桠上开花有三种：尖花、腰花和底花。腰花就是棉枝桠上中腰里的花。

住脚，扶着铁锨，说：“那地里呢？……”春果说：“甭愁。明天让宝贵他们去拾道棉花，他有办法。高粱地也帮你收拾。”满囤一听，眉眼舒展开了，可是又一想，满腔高兴憋回去：“春果，你知道我日子不富裕，这些人的工钱真掏不起，青黄不接，管饭都犯难。……”

“不用！”春果摆着手，“写在借工账上，眼下欠工，秋收时还工。”“好咧！”满囤笑了。

“还是互助组好哟！”屋里满囤嫂眼睛漂着泪花。……

五

清早，李满囤睁开眼，从棉花地的窝棚里走出来，到河旁洗洗脸，就回家去做饭。迎面，宝贵赶着大车，小伙子们坐得满满当当：“干吗去呀？”满囤问。宝贵说：“到河西做工去，你的棉花怎样啦？”满囤说：“亏得你跟他们几个帮忙拾道，棉桃结得压颤枝。”宝贵说：“棉花是宗细水长流的活，够你们两口子忙碌的。”满囤笑着说：“只要丰收，日子好过，累点倒不怕。”宝贵一摇红缨鞭，大车过桥到河西了。

满囤家的烟囱刚冒烟，春果带着妇女们，已经下地了。

半月过去，小雨淅沥淅沥下个不住。好容易盼个晴天，永春套上车，进城到医院给老婆检查胎位。春果去找宝贵：“趁着好天，咱俩也进趟城吧！”于是他俩追在车后，坐在车厢上一同去了。

满囤嫂苍白着脸，给满囤送饭，看见永春嫂坐在车上，头上打着旱伞；喊道：“他永春婶！出门上哪呀？”永春嫂笑着回答：“到医院检查去。”满囤嫂说：“你真福气哟！”永春嫂说：“都是春果摆弄我，说实在的我真害怕。”满囤嫂又问春果跟宝贵：“人家两口子检查去，你俩凑什么热闹？”宝贵眨着眼，说：“嘿！俩警卫员陪着，走起来多威势！”春果说：“听他胡扯！眼看就要收秋，进城买些家什。”满囤嫂说：“你们河边那四十亩棒子。秧子小树似的，镰刀不锋利，非得崩刃。”又低声对满囤说：“人家那棒子，一棵秧三两个歪歪着，真是聚宝盆。”

傍晚，大车回来了，车上装着笆筐席篓，还有杈把镰刀；永春嫂挤到车头，春果跟永春坐在两边车辕，宝贵好神气，骑着一头大青骡子，



跟在后头。满囤嫂老远就喊：“嘿！买来这些东西。”满囤眼尖，早瞧见那头大青骡子，连跑带颠跑过来；拉住笼头，掰开嘴岔：“嘿！六口正当年。”宝贵说：“一百六十万，贵不贵？”满囤说：“便宜。这骡子身挺四胯都好，你俩眼力不差。”满囤嫂看见骡子，叫嚷起来：“唉哟！瞧这大青骡子，真是龙种；秋上一点急甬着。”满囤问：“每家摊几石粮食？”春果说：“半点没掏，用的是那半月工钱。”

车走远了，满囤望着那头膘肥腿壮的大青骡子，露出话口：“还是人家呀！……”

六

满囤整天长在地里，一点捞不着闲空；晌午回到家，从满囤嫂怀里接过肉头肉脑的胖儿子——儿子名叫双旺，取得是人财两旺的吉利——亲亲胖脸蛋，抽袋黄烟，自自在在坐在桌旁，喝起汤来。

吃到半中腰，宝贵来了，满囤赶忙让坐：“尝尝！煎饼卷大葱，吃个新鲜。”宝贵说：“麻利吃吧！回头咱俩看看你那高粱去。”满囤瞪眼问：“高粱怎啦？”宝贵说：“你这家伙真偏心眼，一心扑在棉花上，就不去照看看高粱。我打地头路过，一大群鸡正吃豆角，再往里一看，青草夺垅，野猫乱串；你是顾脸不顾屁股。”满囤已经吃不安心，把碗一推，筷子一撂：“不吃啦！赶紧瞧瞧去。”说着，也不穿褂子，光着脊梁奔高粱地去了。

回来时，满囤眉毛锁个蛋，瓮声瓮气地对满囤嫂说：“过晌你也下地去吧！”满囤嫂说：“孩子呢？”满囤说：“搁家。”满囤嫂说：“他是五岁六岁，放他满处跑，刚刚出满月，撂在家里不是找吓着。”满囤拧着脖子喊：“你是想躲懒，拿孩子当倚障。”满囤嫂“啪！”把筷子摔在桌上，吵起来：“胡说！老街旧坊谁不知道我勤俭，炕上地下哪样干的比你少！不是我，你能挑起这份家当！”这一叫喊，一个多月的双旺，两手一抓，咧嘴哭起来。

春果听见声音跑过来，把满囤嫂劝到她家；春果抱起孩子，对满囤说：“刚出月的娃娃，你就想摔打他，还早哩！”满囤赶忙解释：“孩子

是眼珠，咱会不疼！可也不能光顾人旺，财不旺呀！真要是那七亩高粱收不下粮食，日子还是过得紧。”春果说：“这就是自家人手少的难处，我给想想法子看吧！”满囤追着送出门，连说：“那真谢谢你哩！”

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满囤嫂抱孩子回来了，脸上绷不住喜欢。满囤忙问：“春果给想了什么办法？”满囤嫂说：“把孩子搁家。”满囤说：“那不像话。”满囤嫂“噗哧”乐啦：“那真不像句人话。春果说，把孩子交给他们托儿所，秋后给老太太缝缝连连，换工互助。”满囤喜得点头：“互助组真搭帮咱家，这才是两全其美。”满囤嫂说：“参加互助组更美。”满囤说：“再瞧瞧，秋忙帮工倒合算。”满囤嫂撇撇嘴：“你又瞧上那头大青骡子，跟那辆汽胶车，人家宝贵跟春果是机灵里挑出的，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能白白叫你占便宜。”满囤说：“碰碰试试，碰上是运气，碰不上拉倒。”满囤嫂说：“没脸没皮，没羞没臊。”

晚上，民兵下地护青，宝贵背枪往河边去。满囤早在路旁等候，一把拉住他：“跟你提件事。眼看收秋了，我想跟你们组帮工。你掂量掂量……”宝贵想了想，说：“行啊！只是骡马车辆都要合工，实在麻烦。”满囤说：“我也有头小驴，都甭算工。”宝贵说：“那不行，大家不能吃亏呀！”

宝贵刚走，春果背着枪又来了，满囤又跟她念叨一遍，春果说：“让大家吃亏，这话说不出口；你不用三心两意，爽得加入互助组吧！”满囤不言声，蹲在道边发愣。

二更天，春果在地当间碰见宝贵：“坐下，咱俩商量商量满囤的事。”宝贵靠她旁边，坐在豆丛下，说：“满囤真不嫌寒蠢，像这找便宜的话，也说得出口。”春果说：“满囤肚子里的小算盘，正紧着算账！话里话外，透着对互助组眼热，咱们该找他谈谈。”宝贵说：“谁去？”春果说：“咱俩呗！”

第二天下晚，春果跟宝贵去找满囤，坐在他窝棚外边，说到小半夜，宝贵困得直打哈欠。春果问满囤：“想得怎样啦？”满囤脸上挺为难，嘴张得老大，只是一劲：“这这……”他百年不遇有点结巴，这工夫，却当做台阶装起来。

宝贵跟春果往回走，宝贵说：“满囤这家伙心眼太杂。”春果说：